在鼓楼新的钟声里

王小柔

岁聿云暮,一元复始。鼓楼,鸣钟祈福,金风震铄。

钟声徐歇,一下一下扣响2023年,耳鼓里的声浪叠加着古今,天津卫这座618岁的城市青春再现。

霓虹逐一亮起,把街上的清冷一笔抹掉,饭馆里生出碰杯的生机,熙来攘往的脸上露出笑意。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鼓楼在繁华市区腰杆笔直,用余韵悠长的钟声,召唤人们等待之后重聚。

一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

“三宝”其一,明代建造的鼓楼,实为钟鼓楼,建成之初,楼上有一面大鼓,但因声波不足以传遍城厢,被一口大约两吨重的唐宋制式铁铸洪钟取代,其声雄浑悠远。

鼓楼砖木结构,高三层,四面设有拱形穿心门洞。司职的老者在每日晨昏各击钟54响,依照“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节奏,108响钟声远传四方,明示作息,启闭城门。由于古代城区建筑普遍不高,几乎没有声音干扰,钟声可以一直传到杨柳青。

钟声是生活的隐喻,当漫长冬季过去,春天将会被归还。总有一些人,温暖又坚定,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彷徨的时刻,又燃起前行的动力。

这束光,穿过季节的缝隙,穿过古今的交错,让冰雪融化,让温暖盛开。天津人是乐观的,乐观的人足够强大,在体谅与鼓励他人的同时,有的是底气来面对未来。因为照亮我的光芒,也照亮了这个世界。

岁序更迭,华章日新,当钟声再起,我们聆听着最初的聆听,时空跨越,仿佛听见生命力量之和。

二

天津自古为军事重镇,京畿门户。

老城厢地势较高,高18米的鼓楼曾是屯兵瞭望的制高点所在。后来人们闲暇之余也可以登上鼓楼,凭栏远眺,既可见城外的天后宫、玉皇阁,又可见海河、南运河、北运河、大直沽、西沽、贾家沽,处处漕船往来,白帆点点。“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千万个时分,千万种灯火,天津人美好的愿望,浓缩成千丝万缕,被编织进时间的景致里。

老城厢装着几代天津人的记忆。著名书法家华世奎题写的“镇东”“安西”“定南”“拱北”四座城门的名字,制成石额镶置在鼓楼四门之上,气定神闲。当我们循着钟声举头仰望,无论你在哪个城门,看到的都是凛冬散尽,星河长明。

天津卫的故事来来去去,或繁或简,或孤独或浩大,关山重重,关关度过。不抱怨,用小日子里的烟火气化解一切。百年前的古人已经教给我们,如何与时间融合,如何跟时间不较劲。豁达和幽默是天津人的性格底色。

“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天津人的韧劲儿,在无法抗衡的苦难面前闪着微光,我们之所以尚能笑着前行,是因为一些人蹚平了崎岖,有些人踩出了方向,有些人铺好了道路。

耳畔的钟声如风中蛟龙,它清澈透明,挺着脊梁在空中跃起。跟随这透彻之声,一步一欢喜。

三

“天下山河清影在,人间风雨此宵同”。乐观的天津人懂得,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没有什么坎儿不可逾越,不过是需要点儿时间等待。咀嚼过苦涩之后,我们相信,一切皆有回甘。

洪钟的鸣响推开寒意,都市繁华打扮一新再度归来,我们仿佛看见了鼓楼下“千家市远晨分集,两岸河平夜退潮”五处市集的喧嚣景象。聚拢是烟火,摊开是人间。街上行走的,都是努力向上,不逃避生活的身影。天津人顾家,每一个小窗口透出的光,就能璀璨整座城市;天津人会过日子,炉火上爆炒的热气,就能分辨出是谁家的菜肴;天津没外人,街边冠以“二姑、大姨、老舅”的小馆子里,总是坐得满满的……

津沽文脉,澎湃不息。在原址上新建的鼓楼飞檐斗拱,碧瓦丹楹,约三吨重的铜钟是镇楼之宝。方寸之间,藏调和乾坤的气度;表里之行,存期盼顺遂的衷肠。传统味、文化味、天津味、民俗味、烟火味,五味俱足。

四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这个冬天,我们怀揣暖意,迎风送雪,历寒经露;披星戴月,不舍昼夜。

新年,听洪钟鸣响、余韵绵长。每一记钟声里,都回响着“天津文化”,都传播着“城市记忆”,都绵延着天津人对2023年的殷殷盼望。

图片摄影:马 成

书店『邂逅』莫扎特

徐延华

我有逛书店的习惯,每月至少一至二次,雷打不动,且一逛,那脚跟似被磁铁吸牢一般,伫立不动,不待够两三个小时是不会迈出书店大门的。这地方犹如酷爱打扮的时尚女性钟情逛商场一样,对我有巨大的诱惑和吸引力。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这一“顽疾”仍矢志不改。

在书店我先是观文学名著,后是览政治读物,再是翻哲学经典,然后拾级上二楼,渐次绘画、音乐、集邮、棋类、旅游,一一映入眼帘。于是,在这里我初识了莫扎特,这位奥地利著名的音乐家。他是与海顿、贝多芬齐名的“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的三位巨人之一。

确实,在书店音乐专柜中,密密匝匝地摆放着巴赫、舒伯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等世界众多一流音乐大师的钢琴曲谱,而版本最多的则数莫扎特。我看见很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携带子女来这里挑选莫扎特少年时代创作的钢琴练习曲,不时地讲解着、比画着,十分投入。

莫扎特出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一个宫廷乐师之家,父亲系当地大主教乐队里的小提琴手,也是一位作曲家,母亲也热衷于音乐并会拉大提琴和小提琴。幼年的莫扎特在父母的教诲下,显示出极高的音乐天赋,他4岁开始学习钢琴,5岁已能写作钢琴小曲。据说有一次,他父亲与一位朋友一起返回家中,看到莫扎特正趴在五线谱上专心致志地划拉着什么,父亲问他在干什么,莫扎特头也不回地说:“我在作曲。”小莫扎特这一本正经的回答,让两位大人哈哈大笑。当父亲认真看过儿子的作品之后,却感到十分震惊,他从这写得歪歪扭扭的乐谱中,看到了一位将在未来出类拔萃的作曲家。于是,开始有意识地指导莫扎特并带他外出演出。

1762年,6岁的莫扎特开始跟随父亲与姐姐去维也纳演出。他为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雷莎演奏乐曲,女皇一看这小孩这么机灵可爱,演奏得这么好,开心地把他搂在怀里,喜欢得不得了。后来他又随父亲先后去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旅行演出,历时十年,足迹遍布欧洲重要城市。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莫扎特也以“神童”的美名享誉全欧。

莫扎特的确是神童,他7岁写了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8岁写了第一支交响乐,10岁写了第一出歌剧。

因了莫扎特的神童佳话,今天的家长们首选莫扎特音乐作为孩子的启蒙,其苦心和寄托的希望也是可想而知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然而这位神童的人生远远没有今天的孩子们幸福。1772年,16岁的莫扎特返回故乡萨尔茨堡,任大主教宫廷乐师。由于他不满大主教对他的严厉管束和阻挠他的社交活动,不愿做其奴仆,在1781年终于爆发了和大主教的决裂,愤然辞职,定居维也纳。在那个不依附权贵就只能陷入悲惨生活的时代,莫扎特的这一选择,意味着他从此由少年时的辉煌走向凄凉的人生。就这样,莫扎特在贫困的处境中,开始他艰难的自由作曲家的道路,直至逝世。

莫扎特的重要作品大多是在此后的十年中完成,音乐就是他的生命,似乎也只有通过创作,不断涌出乐思,他的人生才能存在。有人做过统计,如果将他的寿命与作品对照看,几乎每一分钟他都在创作,给世人留下近千余部交响曲、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小夜曲、奏鸣曲、歌剧等声乐作品。

莫扎特的音乐不同于贝多芬的崇高、深沉、浓烈;也不同于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厚重、悲怆。他的音乐始终给人以美丽、明朗、欢快、流畅、动听的乐感。尽管他生活在昏暗的日子里,身处苦涩的困境中,在某种程度上,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着类似的人生际遇,可他创作的音乐却充满阳光,给人以乐观向上的活力,而把痛苦埋在自己心里。他曾说过:“我的舌头已尝到了死亡的滋味,而我的音乐创作仍然是乐观的。”

我因偏重欣赏那种深沉、厚重、势不可挡的音乐风格,对莫扎特的音乐听得少,反复聆听的也只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序曲和G大调《弦乐小夜曲》。这两部作品可说是最能反映莫扎特的风格,是他的代表作,保持和体现了他那种贯以清新、优美、轻快、开朗的风格,充满了诗情画意,全然没有一丁点人生苦闷的流露。细品之余,不禁让人感叹,在莫扎特音乐动听悦耳的内里,必是有着深厚的功力和纯熟的技艺。尤其是在歌剧领域中,莫扎特显示了比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更为宽广和全面的包容性。

我在早期的一期《世界知识画报》上看到过介绍莫扎特创作的一段文字:“这些在贫困交迫中写成的音乐,把忧伤和困惑隐藏在优美迷人的旋律中,听这些旋律,只能使人对生命产生依恋,只能对生活产生憧憬。一个艺术家,面对穷困和死神依然为世界唱着美丽的歌,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

我将这段文字记录下来,除了倾慕于这位音乐神童外,更多的是赞叹他在厄运中所显现出的宽容、睿智、超脱和达观。

这是人应有的一种生活境界。

新年新希望(漫画) 阿焦

世界植物仿生装置掠影(十)

承上启下的“凤凰之花”

王 鹤

近年来,英国在纷纷扰扰的脱欧、供应链混乱等现象中,一些城市建设中的亮点不免被忽视甚至遗忘了。但实际上,作为老牌工业强国,英国在许多工业领域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独门绝技。同时,作为已经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技术的积累往往不能运用在大规模、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上,反而正好运用在街头巷尾的公共艺术当中。甚至说英国是当代公共艺术乃至植物仿生装置的先驱也不为过。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以文化为先导的城市复兴”运动中,利用公共艺术活化环境氛围,吸引人流,从而使沉闷甚至危险肮脏的环境焕发生机,就是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很多读者都对“北方天使”等知名作品耳熟能详。但很多时候,位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凤凰之花”被埋没在几乎同时期更多著名作品的阴影下,很少得到公平客观的评价。可实际上,它在植物仿生装置的发展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斯皮尔斯洛克地区位于贯通北格拉斯哥回到市中心的必经之路上,临近对苏格兰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福斯—克莱德运河。历史上,这里曾是繁忙的贸易中心,但随着运河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不断降低,这里日渐荒凉。随着直接贯通城市的高架M8高速公路建设,这里更是变为一块桥下无人问津的土地,难以用作工业和农业用地,而且治安和卫生状况开始恶化。因此由格拉斯哥市议会、伊希斯滨水复兴计划等机构合力推出格拉斯哥运河再生计划,设计工作主要由7N建筑事务所等机构担任。

设计团队的核心思路是专注于再生的策略,主题为“生长的地方”,力求改变地区社会发展的杂乱现象,培育更好的经济环境,鼓励创意团队迁入。在市政策略上,用富于亲和力的红色树脂路面代替了以前那种普通的沥青路面,给人以更为放松和减少敌意的心理感受。但最显著的视觉标志,则是一条由50朵彩色铝制花朵组成的“人工绿化带”。这些花朵,两朵或三朵为一组结合在一个兼具座椅功能的底座上,高低错落布置得颇具美感。花朵本身色彩鲜艳,但形式并不复杂,大多是三个花瓣的极简化形式,但极具卡通美感。花瓣上星罗棋布钻开的一些小孔有助于降低风阻,延长作品的寿命,同时也丰富了肌理。这些花瓣既是艺术品,又能起到遮阳的作用,使这片区域变成人们乐于驻足欣赏游玩之处。为了与地区文脉加深联系,这组作品以该地曾经存在的凤凰公园命名为“凤凰之花”。

“凤凰之花”并没有加入时髦的太阳能或风力等清洁能源发电。一方面是花瓣上的开孔很难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另外,目前格拉斯哥土地服务部门为其提供电能。夜间照明通过枝干上的光源反射到花瓣背面,另外底座内部也散发出柔和的光线,照明效果理想。

“凤凰之花”于2009年9月21日开工,2010年6月28日完工,建设周期较短,经费总额为120万英镑。作品落成后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土地面貌,更多创意公司和文化演出团体开始迁入,如苏格兰皇家音乐戏剧学院和苏格兰国家剧院等,该地区的志向是在15年内成为苏格兰创意中心。当然,2025年这一时限已近,而在英国已经脱欧的大背景下,苏格兰去向尚不可知。

“凤凰之花”的特别之处,是不追求科技领先,更强调艺术效果。在满足科技为环境服务的基础上,给人们带来美不胜收的观赏效果,从而使科技与审美达到理想的统一。这是我们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发展中国植物仿生装置时可以借鉴的思路。

王鹤先生的系列文章“世界植物仿生装置掠影”至此刊发完毕。——编者

周末文丛

满庭芳 第五一二期

故乡的冬

王 霞

腊月里,天上飘起了小雪。天气很冷,临窗而立,隔着双层玻璃,都能感到寒气逼人。那小雪是极可怜的一点点,零零星星的,突然想起一句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是我北方故园的冬天特有的景象啊……

神思回移,窗外的香樟、木樨依旧葳蕤。偶尔迅疾的风掠过,清扫着斑斓的落叶。马路上,姑娘们轻薄的棉服下是俏丽的小裙子,长长的双腿裹在秀气的皮靴里。那长长短短的围巾在项间点缀着,随着步姿轻快地摇曳。

说起来,这座江南古城的冬天,温度不算低,但树依旧绿,山依旧青,还总有细雨飘洒,让人迷迷蒙蒙地总觉得秋未远而春欲来,弄不清季节的界限。

我北方的故乡可不是这样的。那个四季分明的地方,此时一定是冰天雪地。特别是我小时候,一入冬就是万木萧疏,北风入骨。然后一场接一场的雪落下来,前面一场还没化,新雪又覆盖上去。家家户户早就把窗户缝用纸糊得严丝合缝。住楼房的人家有暖气,住平房的也支起取暖的炉子,暖炕烧得热烘烘的。于是屋顶的积雪就开始融化,顺着屋檐流,被寒风一吹就结成冰锥,长短粗细不一,但都是亮晶晶的,孩子们叫它冰溜子。淘气的男孩子就掰下来当冰棍啃,性急时甚至会把舌头粘上去,大人们就笑骂着用水给他润开。

虽然屋外冰天雪地,但北方人是不怕的,特别是孩子们,一样在外面疯跑玩耍。冬天的游戏也很丰富,滑雪、溜冰,老少皆宜。我家门前有条浑河,冬天里,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大人们和大孩子会穿上冰刀,在河面上迅疾地滑过,技术高超的还会做出各种惊险动作,那技术一点也不亚于如今的花样滑冰。小孩子们则玩冰车。这冰车就是一个方形木板,下面钉上平行的两根木方子,再嵌上粗粗的铅丝。有条件的,就在木方子上加上长冰刀。孩子们坐上冰车,手执两根长长的如利剑一样的铁钎——我们叫冰穿子,如同划桨一样,通过冰钎锋利的尖儿和冰面接触产生推力,让冰车载着人快速地在冰面滑行,随之扬起快乐的叫喊。就算是平时上下学,孩子们也会在冻压得光滑如镜的路面上打出溜儿,一路笑着闹着跑着,指不定谁一个不小心,冷不丁就来一个屁股蹲儿,惹来同伴们的一阵哄笑。

冬天的体育活动,还有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人们都称为勇敢者的运动。你可以想象:零下十几摄氏度甚至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那些冬泳者,不分男女老幼,冰天雪地中都挺直胸膛,掬起一捧捧的冰雪,把赤裸的身体擦拭得泛红,没有一丝畏惧。他们的脸上多半带着爽朗坚毅的神情,纵身跃入冰凉刺骨的水中,奋力挥臂畅游。很多时候,还需要破开冰面,可想而知人在水里的感受。他们,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勇敢者。

除了孩子们的欢脱、大人们的热闹,北方冬天里的老人们则大多是安详闲适的。特别是农村,长长的冬季,少有能做的农活儿。老人们偶尔会在阳光好的午后,来到户外,聚在避风向阳的屋檐下,晒着太阳聊聊天。最常见的则是话语投机的老伙伴,三三两两聚在哪家的热炕头上,不是搓着苞谷粒,就是捻着麻绳,还一边喝茶唠家常。忙过一阵,搁下手中的活计,拿起长杆的烟袋,在精铜的烟锅里摁上碎烟叶,美美地抽上一口。烟雾缭绕中,那些布满皱纹的面庞舒展开来,柔和起来。

冬天的恋人们照样约会。他们穿上各种鲜艳漂亮的棉服,去公园看冰灯,上大堤赏雾凇……寒冷的天气衬托得浓情蜜意如火般热烈。

记忆中故乡的冬天,那北方的冬天,就在人们顺势应时的快乐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事,走向下一个期待的春天。

沽上丛话

古籍中的津沽园林(二)

演武厅后有宜亭

章用秀

宜亭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天津最早的公共园林。乾隆四年(1739)《天津县志》记载:“宜亭在西门外演武厅右月堤上,康熙间天津道朱士杰建亭,四周环植杨柳,炎日绝无暑气,游者忘返。”

演武厅是教场的组成部分。天津的教场最早建在东门外,康熙十三年(1674)移建西门外西北隅,有演武厅、将台、真武庙。《县志》称宜亭在“演武厅右月堤上”,而演武厅的北面是南运河,有人判断宜亭应在南运河北侧河堤上,认为这里“是一个月牙形的河湾儿”。我则认为,《县志》只称“月堤”,并无南运河堤之说。月堤即呈半月形的堤防,在险要或单薄的堤段,于堤内或堤外加筑形如半月之堤,以备万一。再从道光《津门保甲图》上看,演武厅与南运河北岸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如此看来,月堤是护演武厅的堤,宜亭应是在演武厅后面的月堤的上头,而不应是南运河北面的河堤。

宜亭的建造,因地随势,取法自然,注重意境。天津诗人佟鋐有《秋日游津门之宜亭》赞曰:“策马城西去,遥从古渡头。小畦藏路僻,深柳抱亭幽。海接天津阔,云归大野浮。登楼一长望,风起荻花秋。”钱塘人汪沆客居天津时曾作《咏宜亭》诗:“宜亭如笠依斜阳,堤上青青柳万行。为嘱行人莫攀折,长条多是召公棠。”

宜亭附近的永丰屯、小园、大园等地是著名的菊花集散或种植地。夏天人们在宜亭消暑纳凉,秋季天气转凉,商贩们便在宜亭布置菊花,既招揽人观菊,又兜售商品,渐渐成为每年一度的庙会。每到重阳时节,宜亭便成为人们赏菊的好去处。赏菊成了文人墨客们以菊会友的最佳方式。康熙年间天津诗人张坦有《宜亭看菊》,诗曰:“寻菊到宜亭,空郊眼倍青。沙痕分野暗,秋色赛园丁。浊酒寒香湛,篮舆夕照亭。由来耽隐逸,不爱五侯鲭。”

同治年间,演武厅贮火药被焚,就原址重建,后改为罪犯习艺所。宜亭则于乾隆初年即已荒僻。当年之教场及演武厅即今天芥园道上的人民医院的地方,宜亭当在人民医院的北面至南运河一带。

《隐剑鬼爪》:命运分岔路口的选择

何映晖

日本电影导演山田洋次,是一个特别高产的导演,直到2021年,已经90岁高龄的山田还推出了他的第94部电影作品——《电影之神》。2000年,他执导完学校系列的第4部作品后就一直没有新作消息,外界开始疯传“山田垂老,他的时代已告终结”。然而到了2002年,71岁的山田导演进行了全新的挑战,导演了他之前未涉足过的类型——日本武士电影,并且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系列“武士三部曲”:《黄昏的清兵卫》《隐剑鬼爪》《武士的一分》。本周推介的佳片就是该系列的第二部——2004年上映,由永濑正敏、松隆子主演的《隐剑鬼爪》。

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导演之一,山田洋次的选角功力一直在线。《隐剑鬼爪》的演员阵容,山田洋次选择了“一老带一新”的男女演员组合。一老就是山田导演的老朋友,男主角武士片桐的饰演者永濑正敏。早在1992年,还是影坛新人的永濑正敏就凭借山田导演的电影《儿子》中的出色表演,一举囊括了日本学院奖的最佳新人和最佳男配角奖,从此在日本电影界站稳脚跟,并和山田导演建立起长久的合作关系。“一新”则是首次和山田导演合作的女主角女佣希惠的饰演者松隆子,这次合作为她赢得了第28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也是她第一次斩获电影类奖项的提名。

山田洋次曾说:“我的电影中没有什么大英雄或者宰相、将军,我感兴趣的,永远是我们周围的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人称我为庶民导演,我乐于接受。”但他为何要开启“武士三部曲”的创作呢?

《黄昏的清兵卫》《隐剑鬼爪》和《武士的一分》,这三部影片均改编自日本作家藤泽周平的短篇小说。他笔下的武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阶级,作为藤泽周平《隐剑孤影抄》和《黄昏清兵卫》的中文译者,翻译家李长声曾说,藤泽的作品,把武士的袍子、灯笼裤换成西装革履,基本上就是职场小说,写的是上班族的人情世态。山田洋次作品里的武士,就是普普通通江户打工人。在电影《隐剑鬼爪》中,导演不但向观众诠释了没落的武士阶层,还延续了他一贯的喜剧风格,透过乡下武士的滑稽动作,展现了德川幕府末期新文化对旧传统的冲击。

德川幕府末年的动荡时代,新旧思潮的碰撞,跨越阶级的爱恋,以及“忠”与“义”之间的抉择,拥有一招制敌绝学隐剑鬼爪的武士宗藏,将在命运的分岔路口做出怎样的选择?就让我们走进《隐剑鬼爪》一探究竟。

1月7日22:23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隐剑鬼爪》,1月8日15:33“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电影频道 佳片有约